

哲學觀點

六·三 目前 tī 新解釋學派活跳，mā thang 講是 chit-ê 運動 ê 主要人物，基本上有三位德國神學家。當然，iáu 有其他 ê 人，如：新布特曼學派，kah 「潘能柏派」有關係 ê 德國年青神學家，iáu 有 hiah-ê 跟 tòe 海德格 kah 伽達瑪 ê 人，以及美國人。M̄-koh，tī chit 節 ê 討論中，咱只有考慮三位神學家：潘能柏 (Wolfhart Pannenberg)、富赫 (Ernst Fuchs) kah 艾柏林 (Gerhard Ebeleng)。Chit 三人現今 lóng iáu 活 leh，並且 tī 教學 kah 寫作中真活跳，in ê 著作真緊 tòh tùi 德文譯做英文、日文 kah 其它語言。富赫 kah 艾柏林 ê 年紀 khah 大，潘能柏就 án-ne 成做一位迅速名聲大 tháu、領導當代神學 ê 少年神學家。

六·三·一 潘能柏 tī 梅因茲大學教冊，已經成做 chit-ê 思想學派 ê 中心人物。Chit-ê 學派企圖 kā 歷史學 tùi 十九世紀末期應用 tī 聖經 ê 探討，而且 hō 它 tùi 受害 ê 自然主義、實證主義等決定論中解救出來。潘氏斷言：福音宣講若欠缺歷史性，就無意義。上帝 ê 道若是 kah 發生 tī 歷史中 ê 事件完全分割，就 án-ne，咱無法度用有意義 ê 方式來傳播。Tùi 一個想 beh tī 歷史基礎 kah 內容分離 ê 福音宣講中，無法度產生信仰。顯然，潘氏是無反對布特曼，以及伊所認為 tī 解釋學頂面過份強調存在 ê、主觀 ê 要素有所反應。根據潘氏 kah 伊 kho-á 內 ê 其他人 ê 意見，啟示 m̄-nā kan-taⁿ 是 tī 歷史中，á 是藉 tiòh 歷史而來，卻是 kah 歷史仝款 (revelation comes as history)。所以咱無可能 kā 福音宣講 kah 歷史分開。歷史 ê 耶穌 kah 信仰 ê 基督之間 bē 有二元論說 (dualism)。潘氏用七條教義性 ê 論說，綜合論述伊對啟示教理 ê 立場：

(1) 根據聖經所做 ê 見證，上帝 ê 自我啟示並 m̄ 是直接以模仿神 ê 顯靈 (theophany) ê 方式發生，卻是間接通過祂 tī 歷史中 ê 作為來發生。

(2) 啟示 m̄ 是發生 tī 歷史 ê 開始期，卻是 tī 它 ê 終結期。

(3) 歷史性 ê 啟示無親像上帝 ê 特別顯示，它是 tī hia，任何人有目 chiu lóng thang 看見，它 ê 性質是真普遍 ê。

(4) 上帝神格 ê 普遍啟示 iáu m̄-bat tī 以色列歷史中被認 bat，卻是事 (tāi) 先 tī 拿撒勒耶穌 ê 命運中，並擴延 tī 祂 chìn 前所發生 ê 歷史終結期中被認知。

(5) 基督事件 (the Christ event) 並無啟示以色列上帝 ê 神格是一個孤立事件，kan-taⁿ 是啟示它 tùi án-ne 上帝 kah 以色列同在一部分 ê 歷史。

(6) 上帝 tī 耶穌之命運中 ê 末世觀自我展現 ê 普遍性，乃是藉 tiòh 用外邦基督教會所教導 ê 非猶大啟示觀來表現。

(7) 道對啟示 ê 關係是藉 tiòh 預言、教示 kah 報告等等 ê 話語。

(Braaten, History and Hermeneutics, pp.28~29)

潘氏 ê 思想中，浮現出幾個重要 ê 論點。啟示 ê 普遍歷史範圍 ê 觀點，克服

咱 tī 布特曼裡所發見 ê 救恩史 kah 世界史之間 ê 分歧。同時被介紹出來 ê 是「預現論」(prolepsis) ê 概念，歷史 ê 終結已經發生 tī 拿撒勒 ê 耶穌內面，因為 án-ne，tī 時間 ê 終結所 kā 它啟示 ê，已經啟示 tī 耶穌裡。對潘能柏來講，神學問題之解答 ê 決定性範圍乃是歷史，歷史是伊對解釋學之理解 ê 關鍵。所以，解釋學 ê 職責乃是 chhōe 出一種 ē-tàng kā 過去 kah 現在連做伙，並且無消除 in 各自有 ê 特徵 ê 觀念。所以潘能柏有建立普遍史 (Universal geschichte) ê 概念，chit-ê 概念為過去 kah 現在 ê 聯結有提供歷史過程 ê 範圍。解釋學上 ê cheng 差 kā 繼續性 ê 歷史過程連接起來，而且 chit 種繼續性 ê 歷史過程，乃是上帝對世界所展現 ê 計畫。獨一 ê 上帝是所有歷史 ê 主宰。潘氏 tòh 是 tī chiah-ê 基礎上，建立伊 ê 神學 kah 伊對解釋學 ê 理解。

六·三·二 富赫 (Ernst Fuch, 1903 年生) tī 馬堡大學教冊，mā 是相當有影響力 ê 著作「解釋學」(Hermeneutik Bad C annstatt: R. Müllerschön, 1954) 冊 ê 作者，chit 本冊乃是二十五年來 siōng tāi 先出現 ê 特別討論新約解釋學 ê 著作。富赫是第一位察覺海德格思想上轉變 ê 人，海氏從來 m̄-bat 真實 kah 真實存在 ê 範圍，轉變成做後期 ê 範圍：Tòh 是主客兩端論 ê 日常語言 (the everyday language of the subject-object dilemma) kah 存有 ê bē 朽爛語言 (the Uncorrupted language of being)。所以對富赫來講，語言成做人 ê 自我瞭解 ê 基本要素，所以 mā 就 ē-tàng 發展出伊 ê 急進神學 (positive theology)，而且 tī 耶穌有關愛 ê 語言中 chhōe 出真實 ê 諾言。Tī 「解釋學」冊中，富赫想 beh hō 經文來詮釋詮釋者，因為 án-ne 並 m̄ 是經文成做「解神話化」，卻是詮釋者！詮釋者 ê 自我瞭解 m̄-nā 包括對經文 ê 事先瞭解，mā 包括解釋學過程本身目標 ê 自我瞭解，所以咱才 ē-tàng 根據經文來學 tiòh 成做一個人 ê 意義是啥物。咱 ê 需要所面對 ê，啟示咱所講 ê 上帝一詞 ê 意思，所以歷史 kah 肉體中 ê 存在乃是咱 kah 上帝相 tú ê 所在。Chit 種強調 kā 語言看做事件，並強調 tùi 經文中衍生詮釋者 ê 自我瞭解，致使對宣講

(proclamation) ê 革命性看法，所以，為 tiòh 見證 (見證 ê 目的在 tī 創造信仰)，經文 ê 陳述可能一定 tiòh 用完全無仝 ê 語言 kā 它重複。富赫真正 beh 講 ê 是，tī 經文 kah 日常生活之間 ê 交互作用中，咱體驗 tiòh 新約 ê 真理，而且這 tú 好是解釋學所真正關心 ê。這以外，語言無法度被理解做客觀化 ê 事件，應該 hông 看做是 tī 適當時間中 ê 宣告。富赫 tī 一篇題目叫做「新約 kah 解釋學問題」ê 論文中講：

「語言 ê 特色並 m̄ 是個別單字 ê 內容，m̄ 是思想 á 是名稱，卻是它 ê 使用、它 ê 運用、它 tī 時間上 kah 時代之差別上 ê 集中。....」

這乃是語言所宣告出來 ê。它並無創造啥物新 ê 物件，m̄-koh 卻宣告這是一箇啥物時刻。」(Robinson Cobb, The New Hermeneutic, pp.125~126) 所以，富赫強調耶穌 tòh 是語言事件，因為咱 tī chia 看 tiòh 並聽 tiòh 疼 ê 語言。

六·三·三 吉哈·艾伯林 (Gerhard Ebeling, 1912 年生) tī 瑞士蘇黎世大學教冊，伊

kah 富赫全款，認定語言 m̄-nā 做記號來記錄某一 kóa 年代上 ê 事件而已，語言既然是事件，mā 是傳統。艾氏講：「所以，咱明白字詞 ê 性質，並 m̄ 是問 in 所包含 ê 內容是啥物 chiah 知影 ê，乃是問 in 影響啥物，有開始啥物，有指示啥物款 ê 未來 chiah 知影 ê。有 gōa-chē 字是屬 tī 人，而且像人 ê 性命一般有歷史性 ê？Chit 點，有可能 ē-tàng tī 字 ê 討論變成做討論它 ê 將來，因為 án-ne，soah mā 變成做討論人 ê 將來 ê 事實中看出」(Braaten 引述 ê, History and Hermeneutics, p.39)。艾氏 mā 論到上帝 án 怎對人講話來改變人對實在 ê 看法，「當上帝講話 ê 時，就 án-ne kah 咱有關 ê 全部實在重新進入語言中。上帝 ê 道並無 kā 上帝帶入去語言中孤立起來。M̄ 是照 tī 上帝身上 ê 光，卻是 tùi 祂內面照射出來 ê 光，照亮咱 ê 存在領域。若是上帝 ê 容貌光照咱，就 án-ne，世界對咱會成做另外一個款式」(Ebeling, The Nature of Faith, p.190)。艾氏 koh khah 進一步強調溝通(使用語言)是關係性 ê (relational)，tú 親像疼全款，一定 tiòh 包括至少兩個人。所以咱發見新解釋學包含經文 kah 詮釋者之間 ê 關係—親像聖經中上帝 ê 道 kah 研究聖經 ê 人。所以對艾氏來講，解釋學是基本 ê，chit-ê 基本性 hō 伊講教會史事實上 tòh 是「聖經詮釋 ê 歷史」(Robinson/Cobb, The New Hermeneutic, p.65 所引用)。艾氏詳細評論關於解釋學對教會 ê 重要性如下：

「解釋學所問 ê 問題構成今日神學問題 ê 焦點。簡單看出個別 ê 神學科目，就 ē-tàng 說明 chit-ê 斷言。舊約 kah 新約學者用一種特別方式起來反對解釋學 ê 問題，隨時就真顯然。M̄-koh，就教會歷史 chit-ê 科目來講，情形 mā 是全款—實際上，chia 有兩個層面：事(tāi)先它 mā 全款不斷 kah 資料 ê 詮釋有關；其次，mā 是 siōng 重要 ê，因為 tī 教會歷史中進行 ê 聖經開拆 ê 過程，表現解釋學 ê 全部範圍，所以，教會史之性質 ê 神學領悟 ê 問題，直 tú 直進入解釋學 ê 基本問題中。神學之系統方法 ê 難題，獨獨全款根據解釋學 ê 問題去處理，才 ē-tàng 適當 kā 它解決。教義學 ê 基礎是建立 tī 聖經 ê 拆解 kah 神學史上，因為 án-ne 就有責任 kā 教會 ê 教導，帶入 kah 當代 ê 思想原則 ê 接觸 kah 討論中，而且 kā 它 khng tī 批判改變之下，並且用它完全 ê 內在一致性表現出來。所以，暫時要求翻譯福音宣講 ê 努力，乃是以 siōng 有包容性 ê 方式帶入爭論 ê 中間—因為 án-ne 所引起 ê 解釋學 tī 基本方法學上之重要性 ê 問題，mā 只是暫時得 tiòh 結論而已。全款真明顯，對所謂 ê 實踐神學(它 siōng 重要 ê 是講道、教示 kah 牧會關懷上 ê 教導)來講。解釋學問題表現成做一個中心問題，並且是所有細節問題 ê 基礎，因為 án-ne，應用(the application)一定 tiòh 無法度無所關聯，無法度 kah 解說(the explication)獨立自存。Koh khah 特殊 ê 是，tī 宣教 ê 研究上，因為伊 ê 翻譯聖經信息成做完全無全 ê 文明所用 ê 語言所生之難題(對整體 ê 神學工作來講，是有 koân 度指導性 ê)，解釋學 ê 問題證明是有基本重要性 ê」(Ebeling, Word and Faith, pp.27~28)。

所以，就艾氏來講，咱看出解釋學實際上成做伊 kui 個神學展望 ê 基礎。跟 tòe 潘霍華(Bohoeffler)了後，伊要求一種「聖經概念 ê 非宗教性詮釋」，來配合「及齡 ê 世界」(Ebeling, Word and Faith, pp.282~287)。羅濱生講：「實際上，艾

柏林深信神學本身 tòh 是解釋學，因為它在 tī kā 聖經所講 ê 譯做今 á 日 ê 文字」
(Robinson/Cobb, The New Hermeneutic, p.67)。特別有意義 ê 是，艾氏了解解釋
學對宣教 ê 重要性，因為它是古典系統神學家 kah khah 重「實際」ê 眾宣教師，
十分需要有一個接觸點 ê 所在。Koh khah 有意義 ê 是，艾氏看出宣教對系統神學
ê 重要性。顯然，tī 宣教 (mā 延伸到像講人類學 kah 文化交流研究等學術上) kah
系統神學之間豐富 ê 交流，對解釋學有決定性 ê 涵意。田立克 tī chiah-ê 方向頂
面，已經做一個有前途 ê 開始，咱 òng 望 koh khah chē ê 神學家 tī chit-ê 研究領域
上集中 in ê 注意力。